

【崇行錄】

渡海赴日、弘揚戒律的

智首比丘尼

釋自昶

【壹】

藤州(今廣西省藤縣)通善寺內，智首照例爲來寺講法的僧俗二衆講說戒律。

出家以來，智首對戒律即十分感興趣，她深切地關懷「如何做一個如法如律的僧人」的問題；對居士的持戒，也多所關心。因此除了自己研究，也樂於與人分享，日子一久，前來請益的人便逐漸增多，智首清晰的說明與熱切的態度，總使他們印象深刻，有所啓發。

【貳】

天寶元年(西元七四二年)，揚州大明寺內。

日本僧人榮睿、普照渡海前來，求見鑑真律師。「聽說中國戒律興盛，請律師慈悲，赴日本弘揚戒律，使日本僧侶也能學習戒法。」面對普照、榮睿誠懇的請求，當時已五十五歲的鑑真微微沉吟了半晌，身旁的弟子們卻紛紛勸道：「師父，旅途遙遠，且航海多險阻，須三思而行啊！」是啊！師父，可能有生命危險呢！還是別冒險的好。」

「這是弘揚佛法的大事，怎可爲愛惜生命而退縮呢？我決定前往日本！」律師一番話感動了在場的人，不

再勸阻，幾位日本僧人也爲律師應允東行而雀躍萬分。

【參】

雨滴滴答地下著，遠山山嵐飄渺，雨沿著簷角滴在臺階，氳成一圈圈的小漣漪，階前的青苔在雨水的洗滌下泛著晶瑩的青翠。

智首臨窗研讀著戒律，望著窗外的雨景一面思索著：「戒律從印度傳入中國，如何掌握戒律的根本精神，適應中國風土民情，而產生如法如律的作法？比丘尼在戒律的受持上，某些地方又有別於比丘，這些實在需要有人去研究、弘揚……」雨停了，雲霧般的山嵐慢慢散去，層層疊疊的山巒，清新地立在遠方；碧綠的群樹，臨風搖曳，似回應著智首的想法。

從此，智首更是埋首戒律，身行也流露著持戒的莊重。

【肆】

鑑真律師召集了江浙一帶的弟子，計有祥彥、道興等二十一人，著手各種準備工作。翌年，船隻、糧食、經卷、工藝品都準備就緒，出發前夕卻被不肖之徒誣告，行程被迫延期。

同年冬天，再次東渡，出海不久便遇到颱風，船隻在浙江沿海擱淺，一行人被救起，收容在阿育王寺。天寶三年（西元七四四年），第三次東渡，日僧榮睿在出發前被憲警逮捕，計劃因而中止。同年第四次東渡，一行人在黃巖縣禪林寺又遭阻擋，被遣送回揚州。天寶七年（西元七四八年），第五次渡海，不料在海上又遇到強烈颱風，船竟漂流到海南島，眾人困頓萬分。在這次行動中，榮睿、祥彥不幸死亡，鑑真本人也兩眼失明了。

經歷種種挫折，律師仍未改初衷，他對著普照等人說：「為傳戒律，發願過海，不到日本，絕不中止！」

【伍】

天寶十二年間（西元七五二年）。

「智首師，智首師！」智首抬頭，只見三位同門的法師匆忙地從外頭跑進來，上氣不接下氣地說著：「揚州城內盛傳著一個消息，鑑真律師將第七次（註）渡海到日本，船近日內就要出發了！」

「啊！是真的嗎？律師的精神真是偉大，已經十一年了，他一次又一次地努力，縱使雙目失明仍不放棄啊！」自從聽到鑑真屢次渡海赴日的奮鬥事蹟以來，智首的心便時時激盪著澎湃的使命感：「到日本去，將戒律

大法弘揚，度化日本的女眾！」現在，這股使命感督促著她做了一個決定，「我們一起跟隨鑑真律師去日本弘揚戒律！」「好啊！長久以來，我們也一直嚮往到外地弘化，這正是個好機會！」她們三人異口同聲地說。

「好！就這麼說定了！」四位比丘尼在佛菩薩前鄭重地許下承諾。

【陸】

茫茫的大海，一望無際，智首等四位比丘尼隨著鑑真登上了船，展開弘傳戒律的東瀛之行，這次前往的共有四十一人。經過一段時日的航行，船隻終於平安抵達了日本。

鑑真後來成爲日本律宗的始祖，受到日本人的尊敬崇奉；智首幾人的事蹟卻如大海的煙波，湮沒在時空中，然而她們以比丘尼的身份，投身異域建立法幢的精神，帶給後人無比的敬仰。

改寫自：梁·寶唱，《比丘尼傳全集》，〈續比丘尼傳卷一〉，唐藤州通善寺尼智首傳。

註：關於鑑真渡海赴日的次數，一般記載爲六次東渡，五次失敗，第六次率領十一人前往。本文仍採比丘尼傳所記載的「六次開纜，皆遇難緣折回，最後七次又結四十一人，橫渡滄溟」的說法。

【更正啓示】

一、四十期【崇行錄】吐露佛法馨香的道馨比丘尼一文，漏登出處——改寫自：梁·寶唱，《比丘尼傳全集》，〈比丘尼傳卷一〉，洛陽

城東寺道馨尼傳，特此補正。

二、四十期目次頁，【專輯——中國僧伽行持（下）】，誤植爲【專輯——中國僧伽行持（上）】，特此更正，並向讀者致歉。